

從《臺灣史小事典》展延探究一八九五年抗日運動

作者：王淳純

書名：臺灣史小事典

作者：吳密察

出版社：遠流臺灣館 編著

出版日期：2000年09月05日

本書摘述

吳密察教授監修之《臺灣史小事典》，精簡均衡的內容，兼顧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文化等多元面向。加以編輯製作嚴謹，不僅提供學術界共識歷史素材外，亦加入近來臺灣史研究成果。本書由863個條目與610個辭條組成，讓使用者清楚瞭解事件、人物之發展脈絡。特別的是本書以國中《認識臺灣歷史篇》教科書與教師手冊作為選擇辭條的來源，故能提供預備課程與教學現場快速查閱，檢索單筆資料之便利。各單元自成一體外，亦可相互連結搜尋，並輔以中西編年，讓使用者對相關時空環境與事件人物有更完整的瞭解。

選擇本書為研讀心得之主體，一方面《臺灣史小事典》其客觀平實的史觀見解，現已成為初學臺灣歷史的讀者最佳之入門工具書；另一方面則是往昔曾拜讀吳密察教授研究臺灣橫跨清領與日治時期所發表的多篇精彩著文。是故本篇研讀心得以《臺灣史小事典》為經，¹甲午、乙未年事件、人物為緯，參照眾多史家巨擘專書著作所提供之直接與間接史料，提出部分之粗淺看法與整理。²期望有助於教育

¹ 《臺灣史小事典》中與本心得報告參照引用辭條如下：獅球嶺，頁84。臺灣布政使，頁87。李春生，頁91。唐景崧，頁91。日本，頁94。甲午戰爭，頁94。北洋艦隊，頁94。李鴻章，頁94。伊藤博文，頁95。春帆樓，頁95。馬關條約，頁95。樺山資紀，頁96。臺灣民主國，頁96。丘逢甲，頁96。近衛師團，頁96。鹽寮，頁97。李經方，頁97。臺灣總督府，頁97。尖筆山之役，頁98。陽載雲，頁99。八卦山之役，頁99。吳湯興，頁99。劉永福，頁99。能久親王，頁100。洪棄生，頁100。《臺灣史小事典》中所提供圖表如下：「清代臺灣地方行政組織圖」，頁201。「歷任臺灣總督及民政長官表」，頁203。²近代史學家研究史料時，分成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前者是與已發生之事實有直接關係的史料，必須是第一手或原始的資料。可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當事人直接的記載與回憶，如詔令、奏議、

夥伴對此一領域有進多的瞭解，更希冀藉由史料之補充修訂，能夠深刻表現身處晚清至日據變動時代中，斯土斯民的社會與人物面向。

心得評論

是從歷史背景深度剖析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戰爭，是古老的天朝中國與新興的日本，為了爭奪對朝鮮的控制和利權而引起的戰爭。由於清帝國在戰場上失敗，及日本在軍事勝利的餘威下，一舉將南進展望，膨脹地在講和談判中提出，使沒有抗戰意志的清帝國只好將其邊疆的臺灣割讓給日本。³由於日本大獲全勝，不僅要求清廷支付巨額的賠款，也提出割讓遼東半島以及臺灣、澎湖。

此時日軍已進據遼東，為達到全部目的，三月間便先行派艦佔領澎湖，造成既定事實，並將軍事矛頭指向臺灣，從而取得談判桌上的絕對優勢。對於臺灣朝野而言，情勢無疑艱困異常，日艦已在澎湖外海，清廷又軟弱無力，曾經強盛的清朝在渡過兩百餘年的風光後，此刻卻是體弱多病年邁不堪，僅求本身的倖存，遑論其他。⁴

面對日本要求割讓遼東半島與臺灣、澎湖之舉，四月間由臺灣和中國大陸各省發出的電文如雲片般湧入北京，力陳割臺之不可，字字血淚。⁵析論一般國人的看法，遼東部分之地和南方的澎湖已成戰敗的陷區，而臺灣是未戰未失之地，輕易割棄有辱國體。然清廷以遼東

書信、日記、調查報告等；第二類是當事人事後的追記，如回憶錄、遊記、自述等；第三類是當事人對第三者的記載，即當代人記當代事，如史官記注、新聞記者皆是。如史料經過轉鈔或編纂，即便成轉手或二手資料，就性質而言，就降為間接史料。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初版（臺北：華世出版社，1979年），頁138-140。

³國家建設文教基金會，「乙未臺灣史事探析」，*中日甲午戰爭一百週年學術研討會與史料展覽會論文集*，初版（臺北：國家建設文教基金會編印，1994年8月），頁458。

⁴甲午之戰事中、日兩國國力消長的一個轉捩點。中國受致命的一擊，從此淪落到次殖民地之悲慘地步。國父孫中山慨嘆指出：「中國不只是一個殖民地，是做各國的殖民地；我們不只做一國的奴隸，是作各國的奴隸。」

⁵時在京的臺灣安平縣舉人汪春源、嘉義縣舉人羅秀惠、淡水縣舉人黃宗鼎等亦呈文道：今聞朝廷割棄臺地以與倭人，數千萬生靈皆向北哭，間巷婦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懷一不共戴天之仇，誰肯甘心降敵？縱使倭人以兵力相脅，而全臺赤子誓不與倭人俱生，勢必強勉支援，直到矢亡援絕，數千百萬生靈盡歸廉爛為止。與其生為降虜，不如死為義民。但求朝廷勿棄以予敵，則臺地軍民必能捨死忘生，為國效命。

為祖宗陵寢的近地，又為京城的外圍，當以京畿為重，海疆為輕，割遼東寧割臺灣，當時承旨議和的李鴻章，就是這個看法的代表者。對講和的譴責之中，有不少是針對擔任締結條約之李鴻章、李經方父子所作的人身攻擊。持反對意見的還有翁同龢曾於廷臣會議，力爭於光緒帝前謂「恐從此失天下人心。」⁶慶親王奕劻及孫毓汶等則乃謂「陪都重地，密邇京師，孰重孰輕，何待再計？」至於具體對策，或曰引進列強勢力干預，或曰遷都再戰。

割地自是國家莫大的恥辱，民族最鉅的創痛。馬關條約既已於四月十七日簽訂，自四月十九日臺灣內部便出現各種努力，企圖阻擋條約內容的實現。四月二十日前後，法帝國的中央、南洋大臣張之洞、臺灣巡撫唐景崧得知可以援用「割地須視百姓從違」的原則。對此吳密察洞見癥結，於「臺灣民主國始末」文中將其時清國的對外交涉，下此精闢的見解：⁷

綜合這些電報可以發現，比起用利益來引誘外國介入，如今援引用來搶救臺灣的辦法已有相當重要的突破。這些突破包括：一、強調臺灣並未在戰爭上被日本所佔；二、應該利用國際政治上的均勢原則；更重要的是，三、援引公法，強調眾民不服，其約可廢。於是在一部分強硬派官僚的努力與暗地鼓舞下，倡議建立臺灣民主國，企圖引來西方列強的支援。另一方面籌謀三國干涉還遼，促使列強介入中、日問題，希冀透過以臺灣為抵押向列強借款，將臺灣問題國際化，使日本不能片面從中國拿到臺灣。

然由於遼東半島本是列強勢力的緩衝區，日本先在列強的逼迫下放棄遼東，但臺灣缺乏足夠的國際奧援，加上為日本擴張的必取之地，割臺漸成定局。況且當時的臺灣問題缺乏像遼東問題存在兩大勢力爭衡的條件，而日本表示強硬態度，甚至派出治臺官僚及征臺軍

⁶連希文，「李鴻章與臺灣」，《臺灣文獻》，第23卷2期（1972年6月），臺灣省文獻會，頁78。

⁷李淑惠、吳佰祿、李子寧編輯，「臺灣民主國始末」，《黃虎旗的故事—臺灣民主國文物圖錄》，初版（臺南市：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籌備處，2002年），頁15。

隊，列強自然不願冒著與日本興戎的危險，插手干涉。⁸此時雖有志士告訴日本，割臺將使中日民族結下世仇，後患無窮，然而無法動搖殘酷的政治現實。

五月十日，日本根據馬關條約任命海軍軍令部長樺山資紀為臺灣總督，授與接收臺灣、澎湖之訓示。面對日本大軍將至，臺灣朝野的思維情緒轉為武裝抗爭，謀求自救自保。因此一周之內，丘逢甲等臺灣士紳發布「臺民布告」，接著陳季同、丘逢甲等官民發表「臺灣民主國自主宣言」，公開聲明自主意向。後臺灣民主國宣告成立，原臺灣巡撫布政使唐景崧被推舉為總統，劉永福任大將軍，丘逢甲為全臺團練使，積極部署全臺軍務準備應戰。並定年號為「永清」，藍地黃虎旗為國旗，同時明言事成後仍歸大清版圖。

民主國的政府機構除總統府外，僅設軍、內、外三部。禮部主事李秉瑞為軍務衙門督辦，刑部主事俞明震為內務衙門督辦，副將陳季同為外務衙門督辦。後設立議院，以陳雲林，洪文光、白其祥等為議員，林維源為議長（未就），另以劉永福為臺灣民主將軍，姚文棟為游說使。政府除中央有少數官員給予新職銜外，其餘照舊，地方官吏的人事與職稱均不變動。⁹

至於軍務部分，清末臺灣的防衛，大體與臺北府、臺灣府、臺南府的三府區分一致。乙未保臺之役，也大致與這三區防衛相同，分成三個階段。¹⁰臺灣民主國的抗日軍隊，大約可分為舊清廷軍隊與義勇軍。當時抗擊日本入侵的軍隊主要包括兩部分，一是由臺灣本地農民組成的義軍，其著名的義軍將領包括徐驤、姜紹祖、吳湯興、蘇力、

⁸吳密察，「一八九五年臺灣民主國的成立經過」，《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8期（1980年12月），頁87。

⁹唐景崧任臺灣民主國總統之後，仍繼續以臺灣巡撫職銜通電清廷，永清元年的文告中，唐景崧職稱為「臺灣民主國總統前署臺灣巡撫」。據「臺灣日記」卷八云：「撫臺于外洋各國稱臺灣民主國大總統，而于本省文武屬員則仍照銜相稱。」也就是說臺灣民主國形式上的組織是極其簡單，人員亦少，行政權仍屬於清吏。各衙門之公告，仍用光緒年號，官吏仍用舊職銜。民主國政府的官制與名稱完全和清制一樣，唐景崧奏報清廷及行文各省之公文，也仍用開缺本銜及臺灣巡撫關防。

¹⁰臺灣各地的民眾並不願意接受日本的統治，紛紛組成義軍起而抗暴，由於一八九五年歲次「乙未」，所以後世將這次歷時四個多月的抗日行動稱為「乙未抗日」。

江國輝、胡嘉猷等。¹¹另一部分則是由劉永福率領的黑旗軍和新楚軍等原清軍部分將領。

五月二十九日，近衛師團團長北白川能久親王率著浩浩蕩蕩的艦隊在宜蘭登陸，守軍不戰而潰，日軍旋進陷瑞芳、基隆。六月六日，唐景崧棄職內渡廈門，臺灣民主國已名存實亡。北部戰亂平定後，日本兵分三路攫取南臺灣。陸路南進部隊由中將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帶領，由北往南而下。海路分別由少將貞愛親王帶領的混成第四旅團從嘉義布袋口登陸；另一支則在中將男爵乃木希典的率領，從枋寮附近登陸。面對日軍揮兵南下，臺灣民間自主的抗日行動，亦陸續展開。從樹林、三角湧、大嵙崁、到新竹及苗栗，抗日軍或據地抵抗或作游擊戰，使日軍陷於苦戰。

吳密察認為仔細閱讀《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戰史》，便會發現比較大型的遭遇戰，發生於六月二十一日楊梅、中壢大湖口之戰、七月十日的新竹城戰役、七月十三日的大嵙崁之戰、七月十四日的龍潭坡之戰、七月二十三日的福德坑之戰、八月九日的尖筆山之戰、八月二十八日的彰化八卦山之戰，還有十月十三日的東石港之戰、十月二十日的曾文之戰。¹²相對地日軍挾其優勢兵力和裝備，一方面壓制

¹¹胡嘉猷的戰鬥表現是少數義民受到日軍肯定，《*攻臺戰紀*》描述道：「胡嘉祐等人於二十八日及七月一日二度受到皇軍的激烈攻擊，攻防戰表現優異，暫時保住安平鎮莊。」胡嘉猷，小名阿錦，淡水縣吏，曾奉唐景崧之命召募鄉勇，保衛鄉里。不久臺北城陷，乃將武器彈藥等運至家鄉安平鎮莊，以便抗日之用。其間胡嘉猷不時糾集義軍襲擊鐵道，使臺北、新竹之間無法聯絡。另不時也在中、北部突襲騷擾日軍，讓日軍相當頭痛。當日軍長驅直入臺南時，聞劉永福已內渡，胡知事已不可為，乃潛回原籍廣東。有關胡的戰績記載實在有限，洪棄生的《*瀛海偕亡記*》算是比較詳細的，對他殺敵勇猛的情形是這樣描述著：「時自臺北歸，聞日兵至，閉竹林登炮臺發槍。日兵藐之，而環攻。嘉猷率數十人死拒。日兵攀竹跳而入。嘉猷率數人躍而殺之。如是者三，敵尤不退；嘉猷取舊扛炮出，而無子，以鐵丸鐵釘揉入而發，敵始駭散。」日人《*攻臺戰紀*》關於胡嘉猷的驍悍勇擅戰敘述著：「在該地（安平鎮莊）招募兵勇…眼見一隊皇軍孤兵深入，乃嘯集黨羽，從二十二日起在中壢、楊梅之間出沒，使皇軍背後的連絡也屢受威脅。」許佩賢譯，*攻臺戰記*，初版（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頁383-384。洪棄生，*瀛海偕亡記*，初版（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印，1960年12月）頁6。洪博文，*日治時期文學作品所反映的臺灣民主國形象*，臺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頁35-36。

¹²吳密察另觀察到一些現象：（一）《*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戰史*》所記錄的遭遇戰，集中於淡水河以南至彰化八卦山以北地區。（二）此時期的戰鬥，臺方主力人數較八卦山後期抗日，明顯為少。（三）即使這些被日本戰史所記錄下來的遭遇戰，從其戰況描寫及死傷人數來看，規模也不是很大。激戰的印象顯然是由於演義類書刊如《*臺戰演義*》、*鑿石齋畫報*的渲染。國家建設文教基金會，乙未臺灣史事探析，*中日甲午戰爭一百週年學術研討會與史料展覽會論文集*，初版（臺

抗日行動，另一方面則對沿路住民進行殺戮。由於雙方力量懸殊，抗日軍領袖徐驥¹³、姜紹祖¹⁴、吳湯興¹⁵等人力戰後仍不免失敗身亡，餘下則轉戰各地。

頻繁發生遭遇戰之抗日保臺行動的地域，正好是桃竹苗臺地、丘陵地帶。這種臺地、丘陵地形有利於抗日勢力的行動。這種情況在三角湧（今三峽）、大嵙崁（今大溪）一帶最為明顯。外國駐淡水通訊記者麥雅士，曾於七月十七日有如下報導，全文強調黑旗軍之進攻北部，及客家義軍之奮勇抗日情形：¹⁶

當中國軍官撤退時，曾將毛瑟(mouser)槍，烏因哲史搭(winchester)槍（按即來復 rifle 槍的一種）及很多子彈火藥供給客家人，因此他們都相當熟練使用這些武器。如此則對日本人來說是重大的事情。原來客家人對山地之地形瞭如指掌，並且自幼即生長於溪谷山嶽之間，熟習交戰，其戰鬥員亦不下一萬人。

抗日勢力靠著對地理情況的熟悉，並且利用地理條件的方便，對零星的日軍做游擊性的襲擊，發揮很大的作戰效果。義民不正面與日軍發生戰鬥，當日軍來了，他們就笑臉相迎，當日軍過去，他們就攻擊後面的殘餘，以及落單的日軍。¹⁷

北：國家建設文教基金會編印，1994年8月）頁545-546。

¹³哲人其萎，義軍領袖中，徐驥是唯一從北至南轉戰，死於沙場之志士。劉松壽以為：「這許多名抗日英雄中，自北部轉戰至南部者，僅徐驥一人；每戰當先者，亦僅徐驥一人；他不僅遠勝守國十四天的唐景崧總統，遠勝守國二十九天的邱逢甲副總統，候補道林朝棟。」劉松壽，「苗栗徐驥乙未抗日事蹟」，臺灣文獻，第24卷3期（1972年9月），臺灣省文獻會，頁108。

¹⁴姜紹祖由火車站最後撤至枕頭山，受日軍重重包圍，無法突圍。他仍然不屈，無懼無畏猶言：「不要怕，同生同死，不可離開，盡量力戰。」爾後見陣情慘敗，誓死如歸的姜紹祖，於是向南埔村的蕭阿尤取鴉片膏服下，成仁就義時年僅二十歲，遺體由其母宋氏收殮。

¹⁵據陳漢光所著「吳湯興—臺灣抗日先烈傳略之四」載：吳湯興，字紹文。原籍廣東蕉嶺高惠鄉人。乙未臺灣割讓之後，湯興，誓與日人不共戴天。乃由故舊丘逢甲引見唐巡撫景崧，當即受命義民統領之職。湯興大會鄉人，主張抗日，各自出器械糧食，遐邇都來應募，未久成軍，稱為「新苗軍」。當地名士邱國霖，吳鎮沆都出來臂助；姜紹祖，徐驥等也率隊來付，一時聲勢頗為浩大。

¹⁶王世慶，「外國記者和外商筆下的乙未之役」，臺灣風物，第39卷2期（1989年6月），臺灣風物雜誌出版社，頁82。

¹⁷日人竹越與三郎在《臺灣統治志》一書中哀嘆道：「不論何時，只要我軍一被打敗，附近村民便立刻變成我們的敵人。每個人甚至年輕婦女都拿起武器來，一面呼喊著，一面投入戰鬥。我們的對手十分頑強，絲毫不怕死，他們隱蔽在村舍裏，當一所房子被大炮摧毀，他們就鎮靜地轉移到另一所房子裏去，等一有機會就發動進攻。不僅臺北的情況是這樣，而且整個新竹的四郊也是這樣，新竹的村民是以頑強和勇敢著稱的」。

這種作戰使日軍不但防不勝防，而且敵我難辨。被抗日游擊勢力所苦的日軍，於是七月中旬在三角湧、大嵙崁大敗後，於七月十七日召開軍事會議，下令將大嵙崁附近之民房全部燒燬，又將枋橋以南土城、樹林、山子腳、柑園、鶯歌、二甲九、三角湧、龍潭、銅鑼圈、安平鎮等街莊民房、寺廟全部燒燬。並且將大嵙崁、龍潭、銅鑼圈、安平鎮附近，欲向竹塹方面撤退之男女老幼全部殺死，進行無差別的報復性掃蕩。¹⁸又麥雅士於七月十八日對此情況之記載，班班可考：¹⁹

日本人到處在被重圍之中，距首府不到數里之處，少數軍隊全部被殺死，無一生還。軍需品之運輸常被掠奪，護衛之兵士亦被殺戮，電線被切斷，鐵路也被破壞，如誤陷於義軍手中之軍吏，無不被處慘烈之暴虐。他們對日本人之暴行，有時外表好像表示厚情而誘至市街，然後由四方加以突擊，使日人無暇反抗而死傷。這種情況在三角湧附近到達極點，十七日，當日軍八百人經長途行軍後，在該地休息時，已瓦解之村民，此時亦如常表示善意在屋前豎立白旗，而無任何異狀，日本兵士乃安心將兵器收拾放置，但忽然有數千名之客家義軍，由四方民家蜂起攻擊日軍，日本兵士被突襲無暇整軍死者很多，雙方決死激戰，客家義軍死者八百以上，被俘者一百五十人，日軍死者二百，傷者八十。本來客家義軍欲將日本兵全部殺戮，但其目的並未達到，終歸日軍勝利。事後經軍事會議決定，下令將大嵙崁及附近村莊之民房全部燒燬，毫不寬貸。翌晨即付諸實施，而在撤退至首府之途中，凡

¹⁸日本爲了阻止義軍的再次反攻，並確保新竹與臺北之間的交通暢通，消滅臺北到新竹之間的義軍，以便早日揮軍南下，所以擬定所謂的「掃蕩計劃」，進行全面掃蕩的焦土政策，派遣部隊沿著大漢溪，前往現今的三峽、大溪、板橋等地，大肆屠殺臺灣百姓，並焚毀民房，無辜受害的百姓約在一千人以上，被焚毀的房屋則有三千棟。接著又派軍前往楊梅、龍潭、新埔、湖口一帶進行掃蕩、大肆燒殺，實行殺人放火的焦土政策。

¹⁹這種無人道之行為，我方雖也有傳說或追記，而日方之資料雖也有記述燒燬大嵙崁街民房及三角湧民房一千餘之事，但並未提起全面燒燬該廣大地區民房及殺戮非戰鬥員男女老幼之事。麥雅士對當時的客家婦女處境，極爲憐憫，其言：「沒有比客家婦女幼童更可值得同情者，她們既無棲身之房屋，從左右受盡禍害，一方雖有日本兵，但他們並未承地方首長授權而可加以充分保護，另一方則客家義軍狼藉而到處逞兇殺戮故也。而且她們皆不識字，其語言亦較特別，所以無法瞭解日本人所公布之諭告文，只好在五里霧中徬徨而已。」王世慶，「乙未割臺與日本遣送清文武官兵始末」，《臺灣風物》，第38卷2期（1988年6月），臺灣風物雜誌出版社，頁85。

是可燒者皆被燒燬，客家人之被誅戮者無從計數。

新竹東方山區、苗栗內山的開發為十九世紀中期以後，是以隘防相配合的武裝開發。這種集團性的內山開發，乃為「防蕃」必須配置武力，而且必須有相當的組織和戰鬥力。除了上述的地理、歷史條件之外，這階段的抗日保臺行動中客家人的地域性結合也是重要的因素。早在唐景崧透過丘逢甲召募義勇時，便有不少客家人響應。例如：吳湯興（生員）²⁰、丘國霖（生員） 徐驤（生員） 吳鎮航（生員）、姜紹祖都召集鄉勇應命。這些鄉勇在新竹一役失敗後，又有苗栗知縣李烜出為整合，因此能發揮比較強的戰鬥力。

七月底，日軍初步完成從臺北到新竹的控制。日軍於八月初再推移進軍，先佔領苗栗等地，繼而在彰化八卦山與抗日軍發生激烈戰鬥。十月三日，近衛師團從彰化出征，分三路進攻雲林縣，沿途攻破斗六、西螺、土庫及他里霧等地抗日義民軍的激烈抵抗。七日佔領雲林，八日進攻大莆林，九日擊敗防守嘉義的黑旗軍七星隊王德標和六、七千名義民軍，使抗日軍撤退至曾文溪。日軍的混成第四旅團，則十日從馬公出發，在軍艦援護砲擊之下，從布袋嘴登陸。因為在布袋嘴防守的清軍約三千名，在日軍登陸之前自行撤退，所以日軍僅受到少許的狙擊，並沒有經過戰鬥就順利登陸，而往鹽水港進攻，在此與近衛師團會合後，往曾文溪方面進擊，與在曾文溪沿岸集合的中部抗日軍展開最後的激烈戰鬥。

第二師團於十月十一日，從枋寮南方離岸約一千公尺的番仔崙登陸。此地為上可攻略鳳山，下可攻略恆春的扼要之地。日軍先佔領此地，即打斷抗日軍往山地退守之路，然後往西北進攻。日軍雖然在茄冬腳、鳳山、二重溪等地遭受鳳山南部六堆聯合義勇軍的激烈抵抗，但是因為守備南部的抗日兵力原就單薄，防守旗後砲臺的劉永福的義子劉成良，受日艦砲擊之後乘機逃出，使第二師團一路順利地進攻。

²⁰吳湯興由苗栗敗退彰化時，一路上帶著年邁父親與妻子，表明舉家為臺灣殉死的決心，果然最後他毋忝厥職，力戰而亡。其妻也隨及殉死，令後人間之鼻酸，銘心鏤骨，感慨不已。

面臨強大火力的日軍，劉永福雖然勉力於臺南重振旗鼓，但在各項內外援助盡失，加上由北到南所有據點相繼失陷，損兵折將，信心大減的劉永福，在彷徨失措之際，於是去函日軍南進軍司令部，請求議和被拒。後在日軍進城之前攜眷潛至安平，二十日由安平搭英國的船隻逃到廈門。前述第二師團在抵達二重溪時，受到英國傳教士和臺灣士紳的邀請，在二十一日其先鋒部隊進入臺南城，接著二十二日南進軍司令部等也進入臺南城。二十六日樺山資記也從安平進入臺南城。十一月三日在臺南城的兩廣會館，日方設宴慶祝全臺的平定，長久以來意圖占領臺灣的野心，日本才於法律上和事實上獲致實現。從日軍近衛師團於五月二十九日登陸三貂灣的鹽寮，以至十月二十一日劉永福所在的臺南府城陷落，共耗時五個月，才完成初步的佔領。

轟轟烈烈的乙未抗日運動雖然失敗，但過程中亦給侵略者沉重的打擊。據日本官方公佈的數據，投入臺灣的兵力，共有官兵四萬九千八百三十五名，傭工和軍夫二萬六千二百一十四名，與馬匹四千九百頭，龐大的數量佔當時全日本陸軍的三分之一。而海軍艦艇，幾乎全部投入。在近半年的浴血奮戰中，臺灣軍民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一部悲壯的愛國主義史詩。自臺北阻擊戰開始，至臺南陷落，每場戰事皆悲壯慘烈，臺灣軍民付出慘痛代價，死傷不計其數。而在臺灣被擊斃和病死的日本官兵，也多於四千六百四十二人。加以重傷者五百餘人，另有二萬一千餘人回國治病，五千二百餘人留臺治療，日軍總計損失三萬二千餘人，佔侵臺總人數的一半以上。²¹

結語

存在主義哲學家齊克果（S. A. Kierkegaard）於其探討懺悔與信仰的名著《恐懼與顫怖》（Fear and Trembling）曾經說過這麼一

²¹自明治二十八（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同年十二月十五日止，日軍戰死者僅一百六十四人，負傷者五百一十五人，而病死者，包括軍屬、軍夫在內，卻高達四千六百四十二人。遣返日本治療者有二萬一千七百四十八人，留在臺灣病院治療者有五千二百四十六人。以上數據見井出季和太，*臺灣治績志*，初版（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十二年）頁 226。

句：「眼淚和哭泣能緩和感情，但無聲的嘆息卻最為痛苦。」這是面對生命無聲以對的深沉哀痛，給予自身悲劇勾勒出最簡潔，也最原始的形貌。甲午至乙未短短二年間充滿矛盾張力，社會急遽變化動亂。自日軍據臺北城舉行始政典禮後，全臺陸續進入殖民統治，時間上綿亙五十年。眼看大好河山被異族侵占，黍離麥秀之愁情、新亭西臺之愁鬱，黎民百姓身心深感苦痛，遭遇眾多人世許多不堪。當我們在每一個受苦生命的面容裡，細細品讀他們的忍受、他們的承擔與超越時，卻又可以發現除了傷痛的愁懷之外，一個個堅守家園之不同高貴生命個體，是那樣清晰的映現目前。其中最令撰者銘心肺腑之文句皆是言及蘭摧玉折之義民軍抗日，其可說始終是由鄉土和家園結合在一起的平民階層所推動。

土豪和農民結合組織的抗日義勇軍，在無援孤立的狀況下，單靠刀槍之類的簡陋武器，以分散的小集團，採取流動性游擊戰的方式，對抗日本帝國的強大軍備和有系統的行政組織。兩者之間的勢力懸殊，勝負早已能預料，故其抗日運動從頭就有濃厚的悲劇色彩。如姜紹祖在新竹枕頭山敗戰，而寧願與鄉土共亡自絕死；吳湯興不顧生命危險，巡視彰化城而夜宿城外時說：「有天道，臺灣不亡，吾眷可得也；臺灣亡，遑問家乎？」徐驤堅守奮戰曾文溪，衝鋒陷陣而不肯退逃，言道：「此地不守，臺灣亡，吾不願生還中原也」。

對殖民地下的臺灣無祖國奧援，義民卻自發自覺、前仆後繼地寫下一頁頁血淚斑斑的民族運動史。追憶這些抗日英雄，便能深切感受到民族精神浩然正氣之長存。誠如「自由時報」所刊登「追隨臺灣先賢民族與民主的腳步—臺灣光復五十七週年紀年感言」一文中末了提到：「在緬懷臺灣先賢先烈光榮事蹟的這一刻，我們對於臺灣光復以前所有反抗殖民統治的民族英雄，必須給予肯定，並矢志繼承，這是臺灣歷史認同的根源」²²。

²² 「追隨臺灣先賢民族與民主的腳步—臺灣光復五十七週年紀年感言」，「自由時報」六版，二〇〇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